“鲸生”与甬有缘

成年雄性抹香鲸在宁波搁浅后被救回大海 这是全球首次

鲸，世界上最大的深海哺乳动物，对人类来说，是那么的神秘和遥远。可当它在北纬30度，与宁波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邂逅时，这里的人们把它当作了老朋友，给予它生的希望。

4月19日早晨6点，当人们发现一头长约19米的巨型抹香鲸在宁波象山石浦海域搁浅后，它的安危牵动了整座城，一场前所未有的救援行动开始了……

4月19日，一头抹香鲸搁浅在宁波象山石浦海域。记者 张培坚 摄

1 出海渔民发现，有巨鲸搁浅

“能够把抹香鲸救回大海，我们都很开心！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吃海洋饭，保护海洋、回报海洋，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4月22日，象山石浦渔民杨根和开心地对记者说。他是最早发现鲸鱼搁浅的渔民。

杨根和捕鱼30多年，以前是做大船渔业捕捞，近年来响应国家海洋生态保护的号召，转型在近海从事种虾垂钓，为养殖户供虾苗。4月19日早晨6点左右，他和另一位渔民李成丹一起，出海钓虾。渔船刚开出没多久，他们就远远地看到水面漂浮着一样东西。

“黑乎乎的一片露在水面上，很像船底翻过来的样子，还以为是谁家的渔船翻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赶紧去救人！”杨根和与李成丹赶紧驾船靠近，这才发现是头鲸鱼。

2 首轮拖带救援失败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捕了30多年鱼，还没亲眼见过鲸鱼搁浅，当时只想赶紧救它。”杨根和说，此时还未退潮，水深约有3米，大家试图用绳索绑住它，通过自驾渔船把它往海里拖。但它实在太大了，大家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拖不动。于是，他们立即向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报警。

8点40分，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接到报警电话。执法人员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赶赴事发海域。

9点10分，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与渔民一起，进行拖带救援。基于同样的原因，它实在太大太重，大家多次尝试，仍没有拖动。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尽快把它拖带出海，但这头鲸实在太大，加上石浦海域的滩涂特别松软，吸力特别大，一时半会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象山县水利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建泉说，救援的时间窗口很短，尽管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了救援力量、物资保障和专家组，但上午10点就开始退潮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小时。

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边向上级部门汇报，一边组织专业救援力量，成立救援临时指挥部，一场紧急救援行动就此展开。

3 成立临时指挥部，全国专家联动

象山县政府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组建了由副县长吴志辉担任指挥长的临时救鲸指挥部，并召集消防救援、石浦镇政府、公安派出所、民间救援队等专业部门负责人。同时，宁波市、象山县两级主要领导也就此事建了微信群，密切关注、指导救援行动。

“宁波的鲸类研究专家很少，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巨鲸搁浅的救援，相关的救援经验几乎为零。为此，组建专家组以获得专业指导十分重要。”宁波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执法队第一时间向全国发出求援。

很快，一个全国鲸类研究专家的微信群建了起来，来自中国科学院深海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鲸类生物学与保护学科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水产研究院、宁波市鱼人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机构的诸多专家聚集云端。

前方不断地将现场图片和视频传到群里，专家们通过远程查看，为如何开展救援工作提供专业意见。

“我们首先要保障鲸的安全，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硬拖势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倪建泉说。

其实，专家们起初并不支持拖带入海。专家认为，拖带的救援方式对巨鲸产生二次伤害的风险比较大，基于世界上类似救援的比对，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自然潮水作用，让其回家。

“因为受客观条件所限，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后来我们也同意了拖带救援。”浙江省水产研究院教授朱文斌说。

上午10点，开始退潮，救援工作已无法进行。

石浦海域的潮水退得很快，中午12点30分，巨鲸的身体全部露了出来，躺在软软的沙滩上。

参与救援的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副中队长徐锦涛说，它侧躺在滩涂上，近3米高，有两辆大巴那么长，头部外露的气孔不时喷出高速气流，还伴有轰鸣声。

4 纵观诸多救援案例，它的生存希望渺茫

退潮后，救援人员启动了第二套救援方案——维护鲸的生命体征，等待下一次涨潮。

此时，设在石浦镇的象山县海洋联合执法中心救鲸临时指挥部里，气氛紧张。吴志辉作为指挥长，与渔政、消防、海洋渔业专家、公安、救援团队等机构的负责人一起商议救援方案，但大家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屏幕的现场实时画面中。

“据我所知，这么大的抹香鲸，还从来没有获救成功的案例。”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翟宏昌看到这头鲸时，心里凉了半截。

专家们通过外观判断，确定这是一头成年雄性抹香鲸。作为深海动物，它无法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一方面，皮肤会干燥开裂；另一方面，它巨大的重量无法被海水均匀分散，会压迫到它的内脏，进而导致死亡。

而此时搁浅在象山石浦沙滩上的抹香鲸，除了气孔和尾鳍不时还有点动静外，整体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

在微信群里，专家们一致认为，抹香鲸生存下来的希望十分渺茫。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鲸类研究专家陈炳耀说：“在近年来的全世界鲸类搁浅案例中，最终成功存活并回归海洋的非常少，绝大部分搁浅的鲸鱼最终都没能存活。”

专家提醒，有关部门要做好两手准备，在救援的同时做好抹香鲸死亡后的后续准备工作。

鲸生活在深海，水压很大，因此，它体内也同样有很大的压力，以此来对抗水压。鲸死后，临死前吃的食物来不及消化，会在胃中腐化，产生许多易爆气体。同时，它的身体组织及器官在腐烂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气体。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压力的作用下，就会爆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鲸爆”。

根据现场测量，这头抹香鲸身体长度约19米，体重约70吨。“这么大的体量，一旦发生‘鲸爆’，后果不堪设想。”倪建泉说。

4月1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深海研究所一名专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带上专业的解剖工具，立即从海南三亚乘飞机赶来，当晚9点到达石浦。

5 “救下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救下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都要尽百分百的努力！”救鲸临时指挥部综合各方专家的建议，给予前方救援一个明确的指令。

“在救援现场，有一幕场景深深地触动了我。”倪建泉说，“我看到许多渔民纷纷赶到滩涂，没有水桶，他们就徒手捧水往鲸身上泼。我们都依海而生，靠海而活，这一幕让我看到了渔民是多么希望抹香鲸能活下来。这是渔民们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

坚持全力救援也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宁波晚报旗下的甬上客户端对救援行动进行了现场直播，吸引数百万网友观看，“一定要救救抹香鲸”成为网友最大的呼声。

事实上，救援始终没有停止过。前期，渔政、石浦镇政府等部门，以及周边渔民、志愿者等第一时间投入救援。随后，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石浦消防救援站的12名救援队员，宁波鱼人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10名专家，还有石浦港救援队、海心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等民间力量，纷纷赶赴现场。

在现场组织救援的倪建泉说，等待涨潮的这段时间里，首先要采取的保护工作就是要尽可能维持抹香鲸的生命体征，主要是保持其身体湿度和防晒。

当时，鲸的尾鳍已经出现大片皮肤干裂脱落的情况。好在救援力量及时跟上，物资组的工作人员采购了大量水桶，送到了滩涂。消防救援队员拿着水桶围着鲸，不停地泼泥浆水。

大捆的竹竿和遮阳网、大量棉被也送到了现场。在鲸的周边拉起围挡，并准备搭建遮阳网。

“在救援的过程中，专家们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倪建泉说，“专家告诉我们，不断地给鲸泼浇泥浆水也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再加上下午一直是阴天，温度也不高，我们后来就没有搭建遮阳网，而是集中人力给鲸泼泥浆水。”

石浦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王海鹏说：“数小时持续不断地救援，大家的体力消耗越来越大，队员们分组轮番上阵。”

“我们对它的头部、气孔处、尾鳍部的一些外伤进行了消毒清创，还采集了血样、提取了分泌物，以便进一步通过检验了解其健康状况。”宁波鱼人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援人员王亮亮说，好在抹香鲸的外伤不严重。

4月19日，救援人员往鲸身上泼泥浆水，维持其生命体征。　记者 张培坚 摄

4月19日，给鲸绑上绳索，准备拖带入海。　记者 张培坚 摄

4月20日凌晨，抹香鲸被拖带到深海，它喷出水柱。　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供图

4月20日早晨，救援人员乘上小艇，准备割断鲸身上的绳索。　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供图

6 “从撤离滩涂到海水涨至高位，这段时间最难熬”

4月19日傍晚6点，涨潮开始了。

在最后一组救援人员撤离前，大家给抹香鲸系上绳索。因为其他部位没有着力点，大家只能把绳索系在鲸的尾部。

“我们在系绳索的地方垫了许多棉被，绳索打了一个腰结和两个半结。打腰结的目的是，绳索不会随着拖带而越收越紧，而两个半结能起到防脱作用。”王海鹏说。

救援人员还在绳索上绑了浮标，并装了指示灯，以方便拖带船靠近后找到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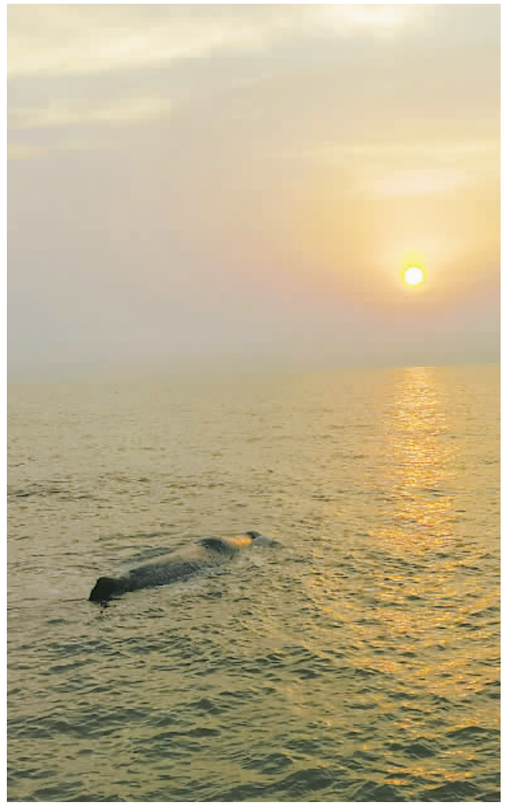
救鲸临时指挥部决定，涨潮后，出动4艘护渔船实施拖带，与2艘执法快艇、1艘渔政船组成救援主力船队，另安排其他船只配合行动。

为什么用护渔船进行拖带？倪建泉说，搁浅海域水深仅3米，大马力船难以靠近。护渔船吃水浅，动力相对较大，而且护渔船速度慢，可以慢慢把鲸拖到海里。

“综合考虑，护渔船是最佳选择。”倪建泉说，但一艘护渔船拖不动，因此准备了4艘，3艘拖带，1艘随航备用。

天渐暗、水渐涨。救援人员全部撤离滩涂。此时此刻，石浦海边的救鲸临时指挥部里气氛有点沉闷。滩涂里，只剩下抹香鲸躺在那里，人员已经无法靠近，这时大家都看不到鲸的身影，这段未知时段，大家的心反而有点空荡荡、不着力的感觉。

“从撤离滩涂到潮水涨至高位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那时候只有抹香鲸单独在滩涂，什么情况都不清楚。而且拖带救援其实只剩这一次机会，错过了，等到第二天，那就真的没希望了。”倪建泉说。



4月20日早晨，抹香鲸迎着日出“回家”。　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供图

7 入海途中休整4次，它的状态越来越好

事实上，晚上涨潮的这几个小时，留给救援的时间也并不充裕。因为拖带要等到水位最高的时候进行，那已是夜里10点了。而涨潮之后又开始退潮，拖带的速度还不能快，石浦浅滩的距离又很长，拖带时不确定的因素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分秒必争！我们船队提前出发，潮水进一步，我们就进一步，卡着水位前行。”倪建泉说，好在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找到绑在鲸身上的绳索、把绳索系在船上的过程都很顺利。

晚上8点30分，船队从码头出发，向鲸的搁浅水域前进。

9点多，护渔船靠近抹香鲸，系上绳索。

9点40分，潮水已经接近最高点，护渔船开始试拖。

“起步必须特别小心、特别慢，70吨的巨鲸搁浅在那里，突然用很大的力气去拉，会把它的尾部拉坏。”倪建泉说，起步时护渔船用的是最低速度——1节（1.852公里/小时），这时候抹香鲸也很配合，没有挣扎。鲸的姿态也很好，气孔朝上，可以正常呼吸。

慢慢地，抹香鲸拖动了！救援人员在船上紧紧盯着，摒住呼吸，一点一点拖带。从3米深的水域拖到5米深的水域，整整用了1小时。

专家提醒，船上灯光可能会对抹香鲸产生不好的影响，应尽量关掉光源。于是，护航船都尽量调整到鲸的后方，以减少对抹香鲸的刺激。

拖至5米深的水域，救援人员看到了惊喜的一幕——抹香鲸体力开始慢慢恢复，逐渐有了活力，这大大增强了救援人员的信心。

然而，困难不止这些。在拖带出海的区域，救援人员通过北斗雷达系统看到，海底有许多捕鱼用的流刺网。好在流刺网装有定位标，可以通过雷达定位。救援人员根据系统提示，拖着巨鲸走出一条S形路线，在网与网之间穿行。

4月20日凌晨2点，经过4个多小时的拖带，大约行进了10海里，抵达水深10米的深水区域。

“快看，鲸喷水了！”此时，抹香鲸的状态越来越好，救援人员看到，它在海里开始喷水，还不时摆尾，大家都兴奋地欢呼起来。

“这个时候手机信号锐减，指挥部也不断地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倪建泉说，当听到我们拖救进展顺利时，指挥部的人员都十分开心，并要求前方继续开展救援工作，同时做好自身安全保障工作。

海水渐深，拖带的速度有所加快，但始终控制在2节-3节的速度。而且每拖一段距离，还会停下来，让鲸也放松一下。

整个拖带过程中，在水深3米、5米、9米、15米的地方，共停了4次。每一次停下休整，都能看到抹香鲸的状态越来越好。

8 “割断绳索的那一刻，它很乖”

4月20日凌晨5点，东方渐白。救援人员看到，这里海水已经很清澈了。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搁浅沙滩20海里外的深海区，水深超过20米。

5点18分，救援人员割绳放归。

此时的抹香鲸已经很有活力，但割绳的难度也大了。将鲸身上的绳索全部解除，需要与鲸零距离。

“如果抹香鲸甩起尾巴或者翻腾起来，这力道足以掀翻船只。”倪建泉说，但没有办法，这个风险必须得冒。救援船队调整位置，让抹香鲸面朝东方深海。

一开始，救援人员试图在护渔船上通过绳索拉近鲸的尾部来割断绳索。但拉近后绳子紧绷，抹香鲸的反应比较激烈，因此，稍作尝试后，这个方案就被放弃了。

随后采用小艇靠近割绳的方案。很快，一组由7人组成的攻坚队带上工具，坐上橡皮救援艇，慢慢靠近鲸的尾部。

为了让抹香鲸能够安静一会儿，拖带船放松了绳索。可抹香鲸实在太大了，小巧的救援艇靠近鲸尾部的时候，抹香鲸一点小小的摆动都让救援艇摇晃不停。连续靠了4次，救援艇终于靠近了鲸的尾部。

“天气真的很帮忙，当时海风不过四五级，波浪也比较平稳，天也渐渐亮了，这给救援带来了极好的条件。”倪建泉说。

救援人员通力合作，有的驾船，有的拉起绳索，有的割绳……两分钟时间，石浦消防救援站队员手持专业的切割机，割断了绑在鲸鱼尾部的绳索。

“我们真捏了一把汗，当时救援艇已有二三十度的侧倾了，一旦它的尾鳍稍微扑腾一下，我们肯定就会翻到海里。”王海鹏说，“可能抹香鲸也感觉到我们是在救它，那一刻，它很乖！”

9 一路向东，迎着日出的方向游动

4月20日凌晨5点30分，持续了20多个小时的抹香鲸救援取得阶段性成功。

“我们为了保证它能够完全返回大海，在割断绳索后，还进行了护航。”倪建泉说，令人欣慰的是，抹香鲸一路向东，迎着日出的方向游动。

护航了20多分钟后，救援人员看到，它深深吸了一口气，像一名游泳健将，一头扎进水里，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震撼。整个救援过程，每个人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让我感到，我们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倪建泉无限感怀，“鲸”心动魄的救援背后，是宁波民众和各级部门不遗余力的努力。

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面对如此濒危野生水生动物遇险，宁波市民展现出了强烈的保护意识，引发全国关注。如果没有一种出于本能的保护和珍惜自然生态的力量支撑，很难想象这次救援会获得如此成功。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特约动植物专家、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湿地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保护工程师周佳俊说，像这样成功的救鲸案例，在国内乃至世界都属实罕见，堪称奇迹。

周佳俊和国内许多海洋生物专家一起深入关注了这次抹香鲸搁浅救援的全过程。他说，虽然因为客观原因没有给这头鲸安装定位器，但抹香鲸游向深海的那一刻，已经证明救援行动至少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这几天，周佳俊和国内许多专家一起查阅了国内外相关的救援记录和相关资料。“可以这么说，宁波象山石浦的这次抹香鲸救援，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成年雄性抹香鲸救援成功记录，将为鲸类救援和科研提供重要经验，已经在人类大型鲸类救援历史上记下了浓重一笔。”周佳俊说。

记者 陈善君